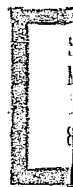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四月

抗戰通俗韻文選

中國國民黨中央

宣傳部編
秘書處文化驛站總管理處印



抗戰通俗韻文選

編輯說明

(一) 本集包括通俗作品十篇，編輯的標準是：

(1) 有韻而便於唱讀的，

(2) 文字淺顯容易瞭解的，

(3) 不曾結集或印成單行本由書店發賣的；

其中「王小趕驢」一篇，雖曾收入作者的「三四一」集中，但本集所選錄的是經唱演人修改過的，詞句和原作略有不同。

(二) 本集所選各篇的內容，包括下列各方面：

(1) 抗戰意義的說明，

(2) 英勇戰士的故事，

(3) 民衆抗敵除奸的故事，

(4) 敵國危機和敵兵反戰的故事，

(5) 漢奸悲慘下場的故事。

抗戰通俗韻文選說明

編者



114
I239
8

抗戰通俗韻文選目錄

- 一、抗日保國
二、王得勝罵陣
三、王小趕驢
四、割髮除奸
五、忍辱報仇
六、金雞嶺
七、奇巧會
八、日皇愁
九、揚州遇妻
十、漢奸自歎

[illegible]

抗日保國

何容

勸諸位，不要慌來不要忙，

細聽我，把中日大戰說端詳。

老先生，你可別再說：一治一亂是聖人的話，

莊家人，別再想：誰作了朝廷我給誰納糧。

這些話，到如今，全都用不上，

這一回大戰可不比尋常。

在從前，改朝換帝，也常打仗，

到後來，自家人鬧意見，也要動刀槍；

你打我，我打你，那都是咱們自己個兒的事。

這一回却是那日本小鬼要把咱們中國亡。

抗戰通俗韻文選

日本鬼兒看我國，土地肥美，財產又豐富，

他把咱們中國人當成了一羣羊。

他打仗爲得是把咱們中國佔，

叫咱們中國人給他把奴才當。

等他們，越來越多，勢力越大，

叫咱們，越死越少，慢慢的全死光。

你想想：咱們的祖宗艱難困苦把業創，

到如今，五千年，歷史夠多長！

要真是從咱們手裏亡給那小日本兒，

老祖宗在地下，恨咱們不爭強。

一輩子作奴才，不能就算了，

到後世，子子孫孫要跟着要遭殃。

往遠裏說，高麗國亡國的苦處咱們且不

講。

單說說我們東四省：熱河，遼甯，吉林

，黑龍江。

二十年九月十九正在晚上，日本兵開大砲攻打咱們瀋陽。那時節咱們的軍隊沒有抵抗，東北四省一齊亡。

佔了咱東四省，倭鬼真高興，東北的衆百姓，可一齊遭了殃。

日本入一批一批的往咱們東北運，直逼得中國人無處去躲藏。

咱們的田地，得讓給倭鬼種，誰要是不肯讓，他放火點村莊。

那耕牛本來是莊家人的命，殺了肉，裝罐頭，他運回裏作軍糧。

強逼着中國人給他開煤礦，不給咱工錢，淨叫白幫忙。

哪一個要是敢獻上一口氣，

二話不說，他給你一手槍。

大街上要是遇見那日本鬼兒，趕緊躲避，站在路兩旁。

哪一個要是不肯把路讓，一腳踢在你地當陽。

要殺就殺，他要宰就宰，挖眼睛，割鼻子，猶心又抽腸。

辣椒麵兒加煤油，硬往鼻子眼兒裏灌，灌死了，用釘子，把人釘高牆。

這一些殘忍事，咱們且不講，汗辱婦女，羞辱更難當。

受了汗辱還要被殺害，不用你自己個兒投井，服毒，尋死去懸樑。

到夜晚睡了覺，也不許把門上，

日本小鬼兒便進臥房。

祖宗的墳墓，他隨便挖開看，硬說是墳裏頭埋着多少槍。有白面兒和金丹俱都是毒品，日本人用輪船往咱們東北裝。家家戶戶都要買，誰要是不吸毒，他說你心不良。這一回開了仗，他手段更兇狠，要逼着中國人替他招兵當。替仇人打自個兒，誰肯願意幹？日本人在背後架起機關槍。衆同胞平心靜氣想一想，這件事體多麼心傷？勸同胞要救國家可要快動手，咱不能伸直了脖子等着國家亡。要知道，救國就是把自己救，保國就是保家鄉。

抗戰通俗讀文選

有錢的快出錢來助軍餉，有力的快出出力去把兵當。出錢財出力氣好把國家保，子子孫孫免得受災殃。咱們人多一定打得久，日本鬼子人少勁兒不長。咱們是理直氣壯越殺越勇，日本鬼一打敗仗就要發慌。日本鬼勝得是速戰又速了，咱中國要把戰爭盡量跟他拉長。耗到他筋疲力盡支持不住，管叫他全軍覆沒不能回東洋。到那時，中國人，揚眉又吐氣，建起個新中國，大家享安康。讀書人安心求學，都有真學問，莊家人增加收成，耕種要改良。

五

全國各處都設立大工廠！

水長船高，工人們有吃有穿還要住高房。

貨物出口，商人們，生意興隆通四海，

交通便利，自然就：財源茂盛達三江。

常言道：要想享福先得吃苦，

出錢財，出力氣，不用細商量。

今日裏受點兒苦，這苦不自受，

到一天，享幸福，地久又天長。

話到此處，我不必再多講，

中國人愛中國，誰都不天良。

唱得我嗓子發乾，喘不過來氣兒，

且等我休息一會兒，咱們再開場（完）

王得勝罵陣 何容

前 段

日落西山黑了天

戰壕裏把話傳

開言我不把別人叫

叫聲日本小鬼你聽言

你小子生來胆兒不壯

胡亂放槍似過年

你有子彈你儘管放

老子不陪你放着玩

拂曉攻擊咱們再見

看你小鬼可敢上前

你小子有種出來幹

兩他媽縮着脖子裝老壽

老子有的是手榴彈

來了揀你個面朝天

鋼刀他餓得直冒火

單等你來了解解饑

千人針護身符都是開扯蛋
我教你大刀之下命斃黃泉
武大郎焚尸你就快
小瓶裏裝你轉回家園
不是老子對你不起
你國的軍閥不值錢
好話說過千千萬
他當是誰跟他說着玩
三番五次來挑戰
逼得我國不耐煩
要說不打咱是不打
要是打起來可沒個完
光腳的不怕你穿鞋的漢
打破了腦袋我扇子搥
你小子不幹咱也得幹
老子跟你工夫裏纏

抗戰通俗韻文選

小時候肥胖不算胖
路遠才能把馬力現
看你小子有多大勁兒
老子要把你耗個乾_盡
瞧你們軍閥吹牛腿
這一回大戰可有點兒玄
速戰速決你想了個妙
我長期抗戰你要玩兒完
你國的大將還真不少
一個一個往外搬
搬來一個丟一回臉
說什麼藏谷和坂垣
精銳部隊你儘管調
一傢伙毀你兩師團
你國的將官不中用
要講作戰地差着天

辨駁通俗讀史題

甲午年上打過勝仗
長坂坡唱不了一萬年
如今我們有統帥
如今的中國不比從前
不光你們會機械化
俺也有飛機會上天
你們有的俺也有
犧牲的精神你比不上咱
論人口俺有四萬萬
看咱們哪國先死完
你們的三島加在一塊兒
比不過俺一省叫四川
疥蛤蟆墊桌腿你鼓着勁兒幹
打腫臉冲胖子外強中乾
你們的軍閥把你們騙
花言巧語耍着你們玩

你知道這仗爲什麼打
你前來送死爲那般
我國的二十九軍是個番號
你當是二十九個大師團
馬占山本是我國的一員將
你把牠比作你國的富士山
東北四省被你們佔
你國的人民可有光沾
思一思來你想一想
你們的國家賠了本錢
便宜了哪個王八蛋
便宜了浪人土肥原
你國的人民加了擔負
他小子發財又升官
你國的軍閥看紅了眼
照方兒抓藥又來一番

這一下却是太歲頭上動土

給你們惹下了禍滔天

你國的人馬纔來反戰

一下子捕去了六七千

你的哥哥下了監獄

你老婆加入了索光團

瞧你們軍閥怎麼辦

他的辦法玩得真個

把她們編成了婦女隊

送到軍營去安眠

她要丈夫管她個夠

不管她喜歡不喜歡

瞧你們軍閥多麼損

真叫作缺德帶冒煙

你小子要是沒有梁骨

早該跟軍閥把臉翻

抗戰通俗韻文選

受了壓迫你不反抗

來到我國犯野蠻

燒殺奸淫你無所不幹

你比野獸還要兇殘

你小子來送死別怨俺

咱仇報仇來冤報冤

你要是不信咱走着看

有你們倒楣的那一天

打倒東洋小日本

中華民國萬萬年

後段

濃濃細雨月無光

敵我對壘在戰場

點點槍聲村犬吠

秋風吹送野花香

裏的是衛國的戰士王得勝

九

抗戰通俗韻文選

今夜晚警戒敵人在山旁
久經戰陣胆兒壯
從容沉着不慌忙
眼瞠着敵人心細想
當年的事兒記端詳
目幼生來俺好打架
不願意念書作文章
一十三歲把學上
老師的手板兒俺先嘗
手心腫起一寸厚
睜着眼睛不開腔
學堂上了三年整
寫出字來不成行
俺爹說教不嚴來師之情
老師說東家教子無義方
俺自己覺得也怪羞愧

這才當兵去吃糧
當兵可如了我的願
不愛別的我光愛槍
生平打過多少仗
也曾掛彩受過重傷
到而今升官發財咱全不想
就盼着跟日本小鬼幹一場
可恨你日本軍閥太混帳
一心要把我中國亡
佔我土地還不算
殺燒奸淫太無良
常言道王八好當氣難忍
人有志氣鉄有鋼
爲人爭的是一口氣
神仙也只爲一爐香
日本軍閥你錯算了賬

你錯，把猛虎當綿羊

佔了便宜沒足夠

老子要給你個苦頭兒嘗

不是老子吹牛腿

要講打仗比你們強

老子從來沒害過怕

敢跟你手拉手兒去見閻王

老子上陣就要拚命

你們上陣先哭娘

俺手提着腦袋走天下

哪時拋掉也無妨

人活百歲也是死

爲國一死有榮光

拚着俺的血和肉

築起城池萬里長

殺你一個俺剛夠本兒

抗戰通俗韻文選

殺你三個俺賺一雙

中國人多你人少

看他媽哪國先死光

你若是有兵你儘管調

來到中國你活不長

人來送死不用上稅

燒成骨灰你往回裝

活的來了死的去

一年倒省下幾石糧

死鬼總不能再打仗

沒聽說骨灰會放槍

飛機大炮有處買

三天你造不出小兒郎

越死越少你無兵可調

看是我亡還是你亡

你小子心裏明白裝混蛋

一一

胳膊折了袖子裏藏
下壓你個的老百姓
上欺你們那傻天皇
你專會說說報虛眼
再不提臨沂台兒莊
有朝一日你挺不住勁兒
看你小子怎麼收場
逃在深山餓野獸
野獸不吃嫌你髒
跳在東海把王八饅
王八嫌你肉不香
你說你該怎樣死
你是吃信信呀還是懸樑
自殺的鋼刀你早準備
到那時切破肚皮大開腔
王得勝越思越想越惱恨

猛然間敵人陣地起火光
又聽得殺聲隨着火光起
原來是模範的弟兄到敵方
我軍趁勢往前闖
內外夾攻敵人慌
跳進戰壕聲聲喊
殺得倭寇無處躲
大刀槍刺手榴彈
打發小鬼回東洋
王得勝一排弟兄更勇敢
殺死倭寇十八雙
步槍奪獲三十六
外帶兩挺機關槍
還一回夜襲打個小勝仗
到明天全線出世再開場

王小趕驢

老舍

中華自古愛忠良，爲國捐軀美名揚，英雄好漢本無種，要有心胸赴戰場。喪的是王小趕驢把日寇抵抗，這個人真帶起中國的好兒郎。

這個人家住平西磨石口，趕驢爲業腿腳忙。清晨起來驢備好，揚鞭信步過村莊。王小爲人最和氣，未曾說話笑臉揚。見着熟人忙問好，見着生人叫老鄉，不跟同行搶生意，不和主顧爭短長，掙夠錢來忙家轉，買米買麵奉老娘，錢若不夠不偷懶，那怕雨暴風又狂。那匹黑驢真體面，聯袖腰圍尊兒長，揚鞭就走快又穩，銅鈴一路響叮噠，皮毛黑亮如大緞，繃兒鮮紅蹬兒黃。人好驢強生意旺，又無災病又無殃。誰知禍福本無定，日本鬼子動刀槍。

盧溝橋外狼烟起，大砲連天震四方。日寇殺人不自斂，抽筋剝皮帶開腔，拿住良民灌涼水，肚子圓滾大水缸，照準肚皮猛一端，上吐下瀉瀉清湯，要不然皮鞭抽破皮和肉，再用鹽水去抹傷。疼得人們滿地滾，甦子大笑，真乃人面獸心腸！這還不算心毒狠，到處污辱女紅妝，就是年高老婦女，也難逃過賊強梁，輪姦完了還殺死，搶去財物再燒房。如此橫行世少有，天生的猪狗在東洋。

目中無人輕看咱們百姓，他把咱們當綿羊。我們中華重禮義，孝弟中恩信倫綱常。

丈夫可殺不可辱，好賊子竟敢無理逞蠻強。男兒好漢誰怕死，死命相拚要保妻女與老娘。各村百姓皆惱恨，你拿刀來我拿槍。一齊動手打日寇，你死我活拚一場，趕驢的王小心暗想，日本兵如此無理養魔王，我若照常作生意，村鎮無入城已荒，無人前來把驢僱，無處掙錢養老娘。要是遇上日本鬼，搶去黑驢把我傷，剩下老娘無人管，活活餓死太淒涼。不免我且投軍去，七尺男兒當自強，爲國一死心無恨，強似爲奴把國亡。決心已定回家轉，捏好驢兒見老娘。

老人一見開言問，我兒爲何淚汪汪。王小聞言淚如雨，半天無話不開腔。老人不曉因何故，未便多問暗心慌。王小橫心止住淚，抽抽嗒嗒叫老娘，啓稟母親大事不好。日本鬼砲打各村莊。雞犬不留真霸道，姦淫婦女不論老少俱遭殃。各莊男子聯合好，都去殺敵志氣剛，我也是一條男兒漢，爲什麼縮頭縮腦不剛強。我欲投軍心又不忍，母親年邁髮蒼蒼，我若死在敵人手，誰給母親送食糧。老母聞言長嘆氣，叫聲王小聽端詳，我已年高快入土，病病歪歪活不長，我兒自管投軍去，不必把我掛心腸。日本不來還便罷，他若來時我自有主張。我的兒牽着黑驢快快走，骨肉分離去保國土爭榮光。

王小抹淚辭老母，牽着黑驢走他鄉，回頭再看家門外，老母呆立在門旁，爲國捨親難兩顧，無奈何把脚一蹶出了莊。到了軍營把名報，長官一見喜洋洋。我問你會作什麼事，我問你可會掄刀會打槍。王小回言說實話，我會趕驢走四鄉，我的驢兒快又穩，能

這子彈甯三箱，十連八隨不覺累，子彈連連運前方，我索日趕驢腿腳快，我也願意把偵探當，方向不迷熟習道路，抄近繞遠會思量，爬山越嶺全不怕，快走如飛力氣強。長官聽罷心歡喜，給王小起名得勝好吉祥，派他入了偵探隊，不必拿槍換軍裝，騎着驢兒去打探，看準敵人在那方，打探回來再輸還，黑驢來往運米糧。

有一天王小正趕路，不好了！遇上賊兵一大幫。他若向前必被賊擒住，他若後退賊人必放槍。急中生智他在驢上忙跌下，鞭向黑驢猛一揚，黑驢撥頭往回跑，同營報信跑慌忙，王小被賊生擒住，一語不發志豪強，敵人問他我軍在何處，王小不言挺胸膛。鞭子亂抽槍杆打，打得王小滿身傷，鐵作的男兒不服軟，王小咬牙心似鋼。

不言王小身遭難，再把黑驢說端詳，快跑如飛把大營進，一聲長叫驚動衆兒郎。見黑驢回營無王小，就知半路遭了殃。忙叫黑驢前引路，衆兵各帶手提機關槍，遠遠望見賊兵隊，黑驢前頭跑慌忙，怪叫一聲把陣闖，連踢帶咬把敵人傷。我軍隨取包圍式，把賊圍在正中央，只殺得賊兵無處躲，只殺得賊兵喊爹娘，只殺得賊兵滿地滾，只殺得天暗日無光。這纔是惡人遭了報，血肉橫飛命全亡，尸橫遍地停槍火，見黑驢躺在地當陽，可憐牠身中數槍早已死，死在王小的尸首旁。王小身上如血染，面目如生笑臉龐，兵將舉槍齊敬禮，把王小抬回大營房。這一回王小趕驢全忠義，千秋萬代姓名香，人人若是都這樣，管叫日本把國亡。【完】

割愛除奸

老向

閒坐書齋閱古今，偶逢奇事感人心。青山隨處有芳草，麗水偏多綠樹村，十里之邑信，從來孝子出深門。漢民義士原無種，有一位陋巷紅顏義利分，佳話傳至今。

表的是保定城南人里店，有一家莊嚴小戶李善人，他中年喪妻老年又喪子，只剩下一女名素真，父女二人形影伴，粗茶淡飯度光陰。那位姑娘年方十九多伶俐，幼年也會讀詩文。布衣雖掩天生的美，不塗脂粉自超羣。她與表兄相愛慕，已定婚約未結婚。她表兄在北平讀書求上進，姓宋名叫宋蒼根，每逢暑假回家轉，時到李家探素真，月落更深人靜後，二人促膝細談心，呢喃恰似梁上燕，直教那隣家衆女起妒心，美譽羨該人。

二十五年後暑氣炎暑假期滿，蒼根返校辭素真，聚時歡樂離時恨，儻二人約定來年要結婚。度日如年相思難禁，寒冬未去又盼來春，好容易換到端陽近，素真女忙製嫁衣晝夜辛勤。又誰知人間禍福旦夕有，萬般難測是風雲，七月七日刀兵起，我國政府抵抗強隣。蘆溝橋畔揭戰幕，平津一帶亂紛紛。宋蒼根該有信來爲何沒有來信，在家中急壞了嬌娥李素真，悶怨難告人。

李素真坐不安來立不穩，走出走進茶飯無心，每日門前呆呆望，却爲何不見郵局綠衣人。沒有信到人該到，如今是不見信來又不見人。此時反恨佳期逼近，沒有新郎怎好

成婚。更怕隣女來開訊，隣女偏來談殷勤。探尋城中來人論，啊呀呀，了不得，都說日本亂殺人。最慘學生請抗戰，槍去剥皮又抽筋。這些話別人聽了猶憤恨，素真一聽更驚心，她疑心這親道橫禍，她怕想情郎沾身。夕陽西落紅霞照，幻想殺場亦血憤。歸鴉爭渡黃昏候，僂僂因兆已臨門，她平常日子不迷信，這時留不住的禱告衆佛神，保佑她的夫君。

嘆嬌女愁眼望着陽關道，老少號啕痛煞人。痛殺多情素真女，素真房內暗沉吟，假如倭寇一旦至，家家真想關大門，我的爹爹年紀邁，我是女孫正青春。要逃逃到何處去，不逃又怕被賊擒。忽前想後至深夜，又聽街上鬧紛紛，村中父老傳鑼響，壯丁壯漢助國軍，幫助國軍打日本，打倒日本安黎民。素真更耐蒼根到，盼他回轉保鄉隣，心緒萬端齊湧到，不覺是月兒西斜夜更深。忽聽院內犬兒吠，友聽老父啓街門，門外進來人一位，喜壞了嬌女李素真，索着正是宋蒼根。全家歡喜把房進，問好已畢細談心，李素真羞羞怯怯急忙問，你你你從何處回家門，為什麼面帶慌張色，為什麼深夜方進村。宋蒼根開口先將情妹叫，我今已是大偉人。素真聽罷心中納悶，心中陣陣起疑雲。忙說道時勢能把英雄造，亂世成全有志人，你真非獻上奇計把敵退，政府加官富貴障，衣錦還鄉堪誇耀，快說從頭說個真。蒼根猶笑兩眼轉，鬼鬼祟祟把話云。我今作了日本的偵探長，協助日本探國軍。我來保定多半月，國軍情況探得真。我馬上回到北平去報告，

無邊富貴順手擒。軍機秘密恐有洩漏，因此上深夜歸來撥取知心，一同到北平去結婚。

索真乍聞此語如雷震，好似冷水猛澆才。鎮定多時開言道，你說的是說語還是當真。蒼根說情殊不信，這這兒看，藝文圖表藏在身。索真一見心如刀刺，正顏厲色告蒼根，中國人應把中國愛，為什麼幫忙日本軍。蒼根一聽微含笑，說是妹妹哈，到底你是個鄉下人。常言道有錢能使鬼推磨，我不愛國索愛金銀。願享榮華跟我去，先到北平再去天津。八層洋樓用電梯上，流線型汽車快又新，男僕女使一呼百應，一日三餐海味山珍，衣服首飾任你挑選，綾羅綢緞珠寶金銀，每天無事習酬應，你對我應酬日本人，只要日本朋友應酬好，金錢勢利自來臨，要富不愛貧。

索真聽罷心惱恨，開言有語叫蒼根，你真非半夜說夢話，你真非神經錯亂迷了心。君子固窮辦義利，小人不把忠惡分。奸佞小人千載遺臭，忠良君子萬代留芬。常言道不義之財分毫不取，見利忘義利令智昏。如今你同是一般作偵探，為什麼不助國軍助日軍。一念之差分邪正，誤入歧途早轉身。你應該顧念祖宗墳墓在，你應該顧念父母與朋親。你若執迷不悟禍不遠，我勸你懸崖勒馬改過自新。蒼根不受良言勸，指眉怒目斥索真，請道德說仁義你真是愚笨，圖金銀享快樂我只願個人。你若愛我跟我走，不跟我走我另愛他人，有的是女奴裙。

素真一聽冲冲大怒，恨咬銀牙罵崔根，想當初我愛你眉清目又秀，我愛你花前月下獻殷勤，實指望你作個堂堂男子漢，實指望百年和好配婚姻。又誰想你面貌端正心不正，又誰想你貪圖富貴自賣身。你讀過聖賢書所學何事，你出賣國家太忍心。你認賊作父，廢恥喪盡，你不忠不孝如獸如禽。恨只恨你枉具人形不如狗，嘆只嘆我有眼無珠錯選夫君。爲私我不能嫁你這無義漢，爲公我豈容你這漢奸存。正氣凜然素真女，放開嬌聲喊四隣，大家快來捕敵探，快捉漢奸宋崔根。崔根一見嚇破胆，急走慌忙出大門，出門未走三五步，街中來到巡邏。捉住崔根細拷問，漢奸證據有十分。按照法條應槍斃，無限傷情素真。全國稱贊這位村女，割愛除奸大義申。美名天下聞。（完）

忍辱報仇

老舍同

夏到端陽暑氣增，沙場戰士盡豪英，衝鋒陷陣捨性命，壯烈精神耀日星。

表的是魯南的台兒莊打了大勝仗，許多的老少黎民爲國犧牲。有一位五十八歲的王奶奶，家住台兒莊大街東，西鄰舍是一座畫棟彫梁的東嶽廟，衆倭寇運軍火藏在那座古廟中，賊倭寇奸淫並搶掠，我百姓四散逃亡暫避兇鋒。只剩下王奶奶一個，她本是無兄無弟缺兒少女孤苦伶仃。她無衣冬季裏天寒身體得受冷，她少食一年四季肚皮空。她雖然家中貧寒人有志，街坊上老和少沒有一個不讚稱。她對人從來熱誠無虛假，人待她

敬重有餘，不看輕。

自作自食，開度日，不料想倭寇無端前來進攻。鬼兵將台兒莊來攔，搜索婦女殺壯丁，壯丁婦女早都逃走，家家戶戶逃個空。最可憐王奶奶沒有逃走，衆賊兵如瘋狗闖進她家中。衆賊官來到是個什麼樣兒，王奶奶眼睛看得清，有的是悶悶坐愁容滿面，有的是抱頭哭哭得不成聲，有的是亂吼叫如見魔鬼，有的是強逼着王奶奶就把非禮行。王奶奶守貞操三十年，本想着頭，碰南牆一命終，又一想不殺倭寇如何便死，奇恥大辱怎能放過。

松能多時主意定，鼓動衙役帶兵。乘着暇人不注意，大清早騎驢獨步走出城。只見青青麥田風滾，但只見蜿蜒蜿蜒一條大路少人行。王奶奶鑽入麥田爬着走，穿叢林越沙崗一條連河面前橫。王奶奶舉目河邊望，一隻渡船對岸停。大聲叫，喂，對面的老船夫快把船撐過，我這裏要見司令報軍情。老船夫原本是中國兵喬妝改扮，見一位老太太，頭髮散衣服爛面帶怒容。斷定是難民脫虎口，理應救濟把船撐。一隻小船擺過了岸，王奶奶急忙把船登。船夫撐船又離岸，一眨眼飄飄悠悠到了河中。老船夫停住船忙忙把王奶奶問，你是何人說實情，你說實話把你渡過，不說實話推下河中。王奶奶聞聽開口，你說話的口舌不像賊兵。提起我冤仇比天還大，從頭至尾說根情，你這輪奸我老節婦，神人共憤天難容。船夫一聽氣炸了肺，急忙的靠岸着她老人家去見池邊城。

滄峯城他是個師長極英勇，一看見王奶奶吃一驚，池師長鞠躬忙請老太太坐，叫勤務快倒茶拿幾個乾餅把饑充。王奶奶有火難下咽，兩眼流熱淚哀訴冤情。我是個節婦年紀過，橫遭倭寇非禮行。奇恥大辱必須報，因此上冒死來在國軍的大軍營。池師長用好言安慰老太太，台兒莊敵情慢慢說明我細聽，倭寇的司令都火藥庫設在哪裏，多少兵多少砲布置甚麼情形。吃個乾餅你先解饑，喝一杯熱茶壓一壓驚。

老太太說這些情形我都知道。衆倭寇胡作非爲沒有正經，有大砲機關槍俱都設在城上東北角，火藥庫藏在城東北一座東嶽古廟中，賊兵連日把子彈連，方箱圓箱數也數不清。嶽廟門口兩尊怪砲，墨鐵筒細又長，能轉磨，斜對着西南半天空，東嶽廟有兩株大葉白楊樹，比着那廟脊還高，遠遠也看得清。

師長說你講的敵情詳又盡，請看我們馬上把敵攻。王奶奶稱謝歇乏走進地窖裏，師長下令砲打嶽廟要把敵人轟。衆砲兵奉令忙把砲吊起，到天曉瞄準了東嶽廟，轟隆隆隆隆炮響連聲。池師長立高坡手拿着望遠鏡把賊察看，真怪事，大砲放了不少似乎都落空。老太太她不會把人騙，內中情由再也不想不通。池師長親法把王奶奶請，請你老回到城中再探真情。

好一個亦胆忠心的老翁婦，奉軍令半夜裏冒險轉回程。到東門有倭寇認識她老的貧苦貌，并無盤問放她進城。王奶奶進城存細看，屋倒屋塌好傷心。池師長發大砲未中東

鐵廟，衆砲彈都落在鐵廟稍偏東。一切情形她統統記住，她又從前門溜出城。繞到運河有船渡，忙見師長說根情。師長下令大砲的標尺重新規定，十尊大砲同時轟。砲彈打中東嶽廟，古廟起火漫天紅，大火延燒火藥庫，霹靂聲隆隆連聲。炸得衆賊屍身碎，塊塊肉懸掛樹梢待老鷹。池師長一見時機到，率三軍奮勇把城攻。渡過運河走捷徑，王奶奶嚮導先頭行。忽然間飛來一顆手榴彈，最可憐老奶奶倒在地流平，兩腿炸斷慘又慘，胸腹兩部血冒紅，臨死她把師長叫，不滅倭寇天不容。我這一死眼不閉，待看收復失去城。中華有的是英雄漢，莫容賊寇太橫行。話未說完忠魂渺，傷心落淚池峯城。親率健兒打前陣，掃蕩倭寇掃其靈。台兒莊一戰殺敵逾萬，王奶奶報敵情應是第一功。(完)

金鷄嶺

方白

第一 段

說了一宗又一宗，東村西村抽壯丁，要開抽了爲的何事？爲只爲要打那東洋日本兵。

說了一宗又一宗，不說山西並山東，今天單說那金鷄嶺，金鷄嶺有個周保成。周保成年紀二十二，身強力壯本務農，堂上有父又有母，堂前有弟又有兄，娶了個老婆二十歲，人又漂亮又聰明，一家團聚好得很，滿門和氣快樂家庭。

那一天保長到家，說的是本村壯丁要抽三名，五天之內把人送，送到縣裏去入營。這件事十分緊，這一回輪着了周保成。保長說別了去，保成一家都急瘋。他爸說你走了誰來把田種，他娘說你走了家裏不安寧，哥哥說兄弟你是我的好幫手，弟弟說哥哥你是我的定盤星。別人的話還不要緊，老婆的話更受聽，她說你不能走來不能走，你走了誰來把我們疼？你這一走回來沒一定，牽腸挂肚我傷情。你走三天我吃不下飯，你走七天我活不成，你要走我就先尋死；你把我埋了再當兵，咱們一場夫妻有始也有終。她未曾說兩心愁痛，說了一句眼圈紅，眼淚撲撲撲撲往下掉，抽抽答答放悲聲。周保成一見沒了主意，叫聲賢妻你是聽，我不走來我不走，這委不了公事怎樣行？保長爲人又公正，咱想花錢買弄也不成。愁了三天才把主意定，要想跑縣壯丁。

辭別父母夜三更，金鷄嶺跑走周保成，天上看，滿天星，地下看，黑咕咚，不管道路平不平，邁開大步走如風，走了一段紅土崗，過了一座樟樹坪，珍珠泉下長流水，仙人洞外不老松，一氣走出十五里，不過用了一點鐘；他使勁爬上了摩天嶺，山高樹密不透風，邁步進了仙人洞，要在洞裏藏身形。身邊解下乾糧袋，放在石案正當中，周保成這里剛坐穩，忽聽洞外有人聲，一個說：就是這裏沒有錯，一個說咱們拿住他一定不放鬆。周保成一想事要壞，一定是有人跟我到洞中，莫非是保長知道我偷跑？莫非是事情不密透了風？他要真是來抓我，不跟他拚命也不行。周保成主意拿得定，一把短刀拿在

手中，這是他的防身武器，出門時放在包袱中，此刻果然有了用，周保成手持鋼刀往裏行。這大洞裏頭有小洞，他找了一個小洞隱住身形。只聽得走路的聲音往裏進，談的話越聽越分明。眼看得仙人洞裏要出人命，周保成有點兒跑不成，要知後來怎麼樣，下段書中說分明。

第二段

周保成手持鋼刀把人等，不敢動來不敢停。等了半天沒有動靜，原來是說話的人腳步兒停，周保成心裏覺得奇怪，又想出來聽分明，蹣手蹣腳往外走，側着耳朵用心聽，只聽得這一個開口叫老弟，那一個回答叫老兄，這個說這個山洞就住，人跡不到咱們不担驚，那個說這幾天跑的路子真不少，該歇一歇腿來再前行。這個說咱們的報告要趕緊寫，寫成了送給東洋兵。那個說金鷄嶺這地方真不錯，沒有駐着半個兵。這個說咱教東洋人把兵進，就往這條路上攻。那個說東洋兵佔了金鷄嶺，咱二人可算第一功。這個說捉住了周三把仇報，他當年捆過我一麻繩。那個說劉家的姑娘我早已看中。到那時一定跟她把親成，不管她願意不願意，給她個霸王硬上弓，她不從也得從。

好一個細心周保成，字字句句聽箇清，一面聽着咬牙恨，不是人的漢奸胡亂行！要放這漢奸送了信。眼看着金鷄嶺了不成，有心持刀將他刺，又怕雙拳難向四手攻。急得保成發主意，忽聽漢奸把話明。咱們此刻還得出去一饒，天明前一定回洞中。聲音跟着

腳步走，越走越遠聽不清。一聽漢奸出了洞，不由得喜壞了周保成。他蹣手蹣腳往外挪步，要回村去把信通。

周保成剛剛走出洞，忽然一想還不行，連忙舉步向後轉，回到洞裏犯叮嚀，我這同去把信送，倒像是飛鳥自投籠。那漢奸能不能拿住不一定，我這抽了的事兒就躲不成。想罷坐到石洞內，不到片刻又站起身形，眼看著大家有難我不救，我周保成未免不通情。家中還有父母和妻子，難道我壞了良心不管家庭？這時候還是回村去送信，顧不得抽了不抽了。想到這裏主意定，急忙出洞下山峯，三步併着兩步走，兩步併着一步行，只聽金鷄高唱天快亮，保成轉眼進了村子中，走到了保長門前將門扣，黃狗不住吠連聲，聲聲把人驚。

保長還在睡夢中，忽聽黃犬吠連聲，披衣起身把床下，開門一看是周保成。他問保成到此爲何故，有什麼樣的急事等不到天明？周保成喘了幾口氣，一五一十把話明，從頭至尾說一遍，忙把保長拿幾聲，他說我爲縣抽了偷跑走，到如今爲救全村我又轉回程，請保長趕快把人叫，咱們去拿漢奸莫謂停。保長一聽果真事要緊，叫聲好孩子周保成！爲人做事要顧全大衆，這件事做成了全是你功！說罷此話把人叫，登時來了衆壯丁，周二楞，馬如龍，李大個子，劉老洪。保長說漢奸藏在仙人洞，他們要勾引東洋兵，帶着武器跟我走，咱們捉拿漢奸走一程。大家一聽都說好，跟定保長向前行。夜已盡，

天已明，太陽一出東方紅。大家上了摩天嶺，使人洞不遠面前迎，保長說大家不要都進洞，洞外埋伏下劉老洪，李大個把住上山的口，下山的道上交給馬如龍。剩下了保成和二楞，你二人壯着胆子往洞裏衝，保長一分派定，大家照計分頭行。要問漢奸拿住否，下面書中見分明。

第三段

放下了保成和二楞，再把漢奸說分明。他二人天明以前回了洞，鋪開了毯子睡朦朧。二人正做黃梁夢，夢中驚醒看不清，連忙翻身來站起，對面有人出了聲，叫一聲朋友你們舉起手，我的手槍可沒有眼睛。兩個漢奸吓一跳，原來是對面站了兩個壯丁，一個手槍預備放，一個晃着手電燈。漢奸連忙舉起手，過來一人渾身上下摸不停，搜人的正是周二楞，那拿手槍的正是周保成。他們把漢奸身上搜一遍，見他們沒有武器離行兇。保成說朋友請出洞，兩個漢奸往外行，急跟保成和二楞，走到洞外把步停，叫聲朋友且站住，二楞拿出一根繩，走上前抓住一個漢奸用繩捆，那一個漢奸撒腿就跑快如風，保成一見漢奸跑，撒動機槍下絕情，只聽得轟的一聲響，打得石頭冒火星，原來這一槍沒打中，那一旁跳出了劉老洪，老洪大喊那裏跑，我一定拿住你害人精！那漢奸望着山下跑，後頭追的是劉老洪。追了不到三十步，那漢奸咕咚栽倒地流平，老洪一見正發楞，隨後轉出來馬如龍，他按住了漢奸不放鬆。

老洪上前把漢奸捆，馬如龍帶笑把話明：漢奸跑的是下山路，我在樹後看得清，單等他往我跟前過，木棍專打他的腳難行，他們一面說話把人捆好，由上下來了人五名，頭裏走的李大個，一名漢奸在他身後行，後跟保成和二楞。保長在後邊帶笑容，他說我們今天辦的好，旗開得勝馬到成了功，一羣人回到金錫嶺，到了保長家中講個清，保長說：你們今天要把漢奸審，也得叫全村男女聽個分明。周二楞帶着銅鑼喊一逼，嘴裏不住喊連聲，今天要把漢奸審，你們都來聽！你們快來聽！

按下這邊且不表，回頭再表周保成，他回家去把父母看，家裏人見他吃一驚，爹問他你爲何去而復返？娘問他這一夜你在那裏把身容？弟兄們上前把他問，他的妻一旁不作聲，細看他好像一夜沒有睡，兩隻眼哭成了一對小桃紅，周保成把夜間之事說一遍，他說我學住了漢奸立下了功。現在保長要把漢奸審，全村子人們都去聽。咱們也快去聽一逼，聽聽這漢奸說些什麼事情。他們一同走着來的快，高坡上一圈人圍的不透風。擠上前去用目看，保長坐在正當中，左邊站的馬如龍來周二楞，右邊站的是李大個子劉老洪，倆漢奸坐了一條矮板凳，那保長一句一句問口供，沒打沒罵沒動刑。

保長問漢奸共有多少種？漢奸說工作很多數不濟。保長問你們做的是那一種，漢奸說打探軍情把信通。保長問你們探的什麼事？一件一件說分明。漢奸說我們到處把地圖畫，把軍事地理調查個清，那裏有山崗？那裏有林叢？那裏有河道？那裏有水坑？那裏

的碉堡修得好？那裏的炮台好工程？那裏的道路不好走？那個村子住着多少中國兵？他的軍官能不能幹？他的兵器精不精，打仗行不行？保長說報告送給東洋鬼，漢奸說有了報告日本好進兵，硬處他不打，軟處他才攻，還重說輕自然能成功。保長聽罷哈哈笑，你們對東洋人真盡忠！

保長問你們來到金雞嶺，打算怎樣把計行？兩個漢奸咽了口，連問三句他不哼。保長說你不說實話難活命，說了實話放你逃生。漢奸低頭嘆了口氣，他說道我們教日本鬼從此進攻。只因爲這條路上空虛得很，沒駐一個中國兵。這句話兒說出口，看熱鬧的人們把氣生，這個說你好個漢奸狗雜種！那個說你懷了良心害祖宗！保長開言叫衆位，大家不要亂發聲，這漢奸既然說拿住，他什麼報告也送不成。咱把他送到城裏去，自有縣長給定罪名。他二人受什麼處分且不管，我有一件要事在心中有，當衆說分明。

保長說拿漢奸就在仙人洞，這件事多虧了周保成。真要是日本鬼子從此過，金雞嶺。姦殺燒搶受害定不輕。漢奸既然這麼兇狠，咱們可不防備了不成！咱們趕緊成立自衛隊，每日裏巡山查道不稍停。漢奸來了不能活動，日本要來咱去搬兵，咱跟中國軍隊打接應，咱保着金雞嶺得安寧。這件事出錢出力全靠大衆，不知道大家贊成不贊成？大家聽罷連說好，願當隊員抬着報名。保長說自衛隊花費出在富戶，富戶們點頭說贊成。自衛隊馬上組織好，那一旁保長又把話明。他說周保成進了仙人洞，他本意爲的是躲抽丁

。他是有功又有過，將功抵過免他抽丁行不行？別人聽了未嘗謂，忽的跳出了周保成，他說我當初做事太胡塗，如今一理不通，日本人進兵心甚狠，又有漢奸做幫兇，要是中國人民不上陣，躲在家裏那能活得成？好鐵要打釘，好男要當兵，我周保成絕不再稀鬆，拉了既然給着我，我一定進城受訓去入營。這一段話說大家齊稱贊，都說保成是英雄。他家裏再不把他擋，全鄉人就送保成去入營，到後來自衛隊保護了金雞嶺，那周保成上陣立了功，赫赫有威名。（完）

奇巧會

老向

白日青天無片雲

一聲霹靂撼人心

盧溝橋上起寧變

黃浦灘頭來寇軍

政府宣言不退讓

大家抗戰共圖存

最高領袖齊威武

率領全國撻羶隣

壯志青年爭入伍

衝鋒陷陣立功勳

雄心婦女更英勇

救護宣傳操作勤

義士俠民隨處有

新奇故事廣傳聞

如今且表奇巧會

慢弄絲絃仔細分

話說河北省保定城西有一紀家莊，莊長紀德三，年已六十，精力過人。宅中有詩書，郊外有田園，稱得起是耕讀傳家。每當農閒，紀老總是把那史書所載的忠義故事向村民仔細講解，又拿他心地慈悲，生性慷慨，最喜周濟寒貧。因此莊上不論男女，都稱他爲大善人。紀老妻已下世，只有一子，名叫紀珍。

紀德三是位莊長

人緣好都稱善人

他的妻早已去世

只一子名叫紀珍

紀公子二十一歲

上大學造就求深

未婚妻姓黃名麗

東廬縣住黃家屯

黃氏女中學畢業

年十九才學超羣

他二人時常通信

原約定冬月結婚

又誰知七月七日

蘆溝橋顧超戰雲

一起非常，日寇作亂。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寇兵砲轟宛平縣，不久攻陷天津北

平，又行南侵，奪取保定，這時紀珍暑假回鄉，在家待父，聽了這樣緊急消息，出去打

探。只見大路之上，難民成羣，扶老攜幼，慘痛非常。紀珍正是看得清楚，慌忙回家，

稟知老父。

有紀珍回家去急忙開口

日本鬼佔北平賊兵南下

大路上逃難的成千成萬

日本鬼心狠毒豺狼一樣

這幾年在東北罪惡難數

如今他又派兵擾亂華北

到今天再不能太平度日

故兒見倒不如父子逃難

叫老父且聽兒細說原因

眼看着就來到咱的家門

老的哭小的叫好不傷心

又殺人又放火又肆姦淫

東四省好同胞血泣宮新

安心要把中華整個併吞

紀家莊恐不能再行安身

只等到滅日寇再回家門

紀善人聽說賊兵南下，大吃一驚。又聽說離家難逃，不覺老淚縱橫。看看自己箱籠，驢馬，房屋，雞犬，一樣也捨不得丟掉。

紀善人聽兒言，一陣陣心內酸。紀家莊有田園，不缺吃，不少穿。生子孫，繼祖先，祖至孫，世代傳。要拋棄，怎心甘。看看地，看看天。與往日，是一般。三槐樹，立堂前。枝葉密，好鳴蟬。報曉雞，叫聲歡。守門犬，正酣眠。牛和馬，槽上拴。要割捨，難上難。叫珍兒，聽父言。任地覆，與天翻。決不肯，離故園。

紀珍見此情景，只得把逃難的話，擱下不提。每日東跑西顛，探聽消息。只是議論紛紛，人各一詞。有說我國政府決定抗戰，非把日本鬼子打出國境，決不輕恕。根本不敢死打。同時又看見許多難民，由北南下，個個都說日寇毒狠，無惡不作，紀珍喜一陣，愁一陣，不知究竟如何。這一夜，他父子正在屋中閒談，只聽隣住人聲吶喊，槍砲齊鳴。紀家莊上，人盡驚起，都說是日本鬼子來到，頓時殺聲震天，哭聲動地，紀珍正欲出門去看，誰知賊兵業已破門而入，胡呼亂叫，看見紀珍父子，不由分說，一陣亂打。

三更半夜 睡夢正香 一羣日寇 到紀家莊 搶搜財寶 又搶衣裝
搶殺雞犬 屠宰牛羊 紀珍父子 首先遭殃 打個半死 東西搶光
紀珍力壯 不顧痛傷 背起老父 偷空躲藏 躲躲閃閃 爬出院牆

跑到莊外

祖宗墳旁

回首遙望

一片火光

濃煙高掛

痛欲斷腸

父子相抱

血淚成行

不敢久站

投奔南鄉

紀氏父子在祖墳松林之內，看見莊內起火，傷心已極。又怕天光明亮，被日寇搜出。只得拜別到祖墓，看準方向，直奔正南。路上深一腿，淺一腿，顧不得荊棘刺手，露濕重衣。約摸走出二十里，東方發白，已是黎明。二人休息路旁。想到天地雖大，無處安身，紀老父是眼淚乾零。紀珍提議，先到東麗縣黃家屯，在岳父家暫住，再作道理。紀老點頭應允，父子又往前行。

紀善人在路上歎氣不止

在世上也活了六十多歲

回頭與北半天火光一片

今日裏拜別了祖宗墳墓

世代傳祖宗業一旦拋棄

仇似海恨如山何日得報

父子們在路上饑餓難忍

小紀珍見老父瘠瘦方盡

大學生作乞丐心如刀刺

被日寇拷打得遍體鱗傷

那一時會見過如此強梁

爲什麼燒不盡日本豺狼

那一年方能夠轉回故鄉

逼得我父子們無處躲藏

走一步罵一聲日本無良

有誰人肯施捨開水乾糧

只得是厚著臉向人告幫

在人前討飲食羞愧難當

何想到在家下衣豐食富

恨不把日本鬼剖腹抽腸

好家產都被那寇奴燒盡

不殺那日本鬼永不安康

却說紀氏父子一路上餓了討些殘茶剩飯，夜來宿在古廟神旁。這一日來到瀘沱河口，待船南渡。人多船少，難民，車馬，包裹行囊，黑騎騎堆滿了幾千畝大的地方，誰知日寇絕人，派了兩架飛機，前來轟炸，炸彈之下，血肉橫飛，稱得起是傷心慘目。

倭寇生來鬆，

不敢硬衝鋒，

專檢軟處碰。

難民無寸兵，

敵機緊跟蹤，

跟來發賊槍。

機聲響嘯嘯，

炸彈轟隆隆，

地震山搖動。

人頭似流星，

脚手俱騰空，

白骨打黑洞。

滿地是血腥，

屍首死西東，

賊人方足興。

紀珍與紀翁，

伏在田地中，

動也不敢動。

機關槍太兇，

掃射不留情，

幸而求命中。

賊機去無蹤，

父子歎一聲，

拾了一條命。

孤雁發哀鳴，

蘆葦送颼風，

血淚河水併。

紀氏父子滿身泥土，幸未受傷。只見子尋母腿，兄哭弟屍，活現一幅地獄景象。紀翁本想一一慰問，幫着收屍，又怕敵機再來，難以逃避。只得把心一狠，且圖渡河。紀

紀珍尋來一塊床板，漂在河中，他父子以手代槳，居然划到南岸。急行二十餘里，已是東縣驛境。聞明路徑，直撲黃家屯而去。天將黃昏，來到屯中，西街路北一個行車大棧門，便是紀珍的岳家，紀翁前去叩門，許久不見有人出來，恰巧紀珍的未婚妻黃小姐的一個遠門叔父走來盤問，方知是紀親家到來，急忙請他父子到家中落座，用心款待。

黃親家來問

知是紀翁和紀珍

急忙家中讓

問長問短好殷勤

捉起逃難事

紀氏父子淚紛紛

黃公忙勸慰

親家賢姪且寬心

中國打日本

打勝日本回家門

說話之間茶飯到

稀飯饅頭炒菜根

父子飽餐後

致謝一聲把話云

黃鹿父女倆

不在家中為何因

黃親家說道

此事說來亦傷心

戰事風聲緊

哥哥全家投遠親

逃到漢口去

昨早上剛動身

臨行寫一信

寄到黃莊交紀珍

紀老投親不遇，甚是傷心。紀珍滿指望來到丈人家中，可以會到黃小姐，訴訴苦情，偏偏又撲個空，心中十分難過。黃親家知道他父子心情不佳，百般安慰，又找出兩套衣服，請他父子替換。

二百里紀氏父子來投親

又誰知雙門緊閉空無人

勞親家百般安慰意殷勤

請到家款待茶飯贈衣巾

紀德三口中不言感在心

感黃公雪裏送炭情意深

紀珍聞抗戰消息可會聞

黃公說收音機上聽得真

我政府抗戰到底圖生存

衆同胞精忠報國機會臨

委員長廬山訓話告國民

殺日寇男女老幼要齊心

紀善人聽說政府決心抗戰，十分高興。想到日本殘暴，身受苦痛，恨不能走上戰場，拚命殺敵。紀珍也是個熱血青年，極有志氣。今天看見父親高興，便把投軍之事向父親提出。

小紀珍 有熱心 忙向老父把話云

不誤 保國家 去投軍 殺敵報國學古人

學校毀 家不存 民族仇恨似海深

彈如雨 槍如林 馳騁沙場壯志伸

只一件 難放心 父親邁年侍無人

想舅父 是至親 四川經商販五金

到四川 去投親 老父去後兒投軍

紀德三 忙開言 爲國盡忠理當先

自家中 火燒完 此仇不報恨綿綿

我的兒 把敵殲 國恥家仇記心間

我參戰 不偷閒 決不逃難到四川

黃親家 存意見 逃難不是好計算

你也逃 我也竄 逃到何處是一站

都逃光 都走散 敵人來到怎麼辦

敵機飛 天空轉 何處不去投炸彈

戰區中 青年滾 更當人人去抗戰

無論是 那一面 不能流血要流汗

紀珍姪 依我勸 入伍當兵是正辦

三人在屋內談論投軍之事不覺已至深夜。正待安眠，忽聽街上吵吵鬧鬧搶搶攘攘，

好似千軍萬馬一般。黃親家慌忙出門去看，只見又來了大批難民，都說是日本鬼子已經陷落了東鹿縣城；但是有從城裏來的，又都說沒有看見日本鬼子什麼樣，最奇怪的是，有人向南跑，也有人向南逃，個個慌慌張張，都像熱鍋上的螞蟥。黃公看罷，急轉回家不見紀氏父子。各處尋找，毫無蹤影。無可奈何，只有一聲長歎。回頭再表紀氏父子：

紀氏父子

吃罷夜飯

各立決心

參加抗戰

忽聽街頭

秩序大亂

難民村民

哭喊一片

轉眼之間

黃公不見

如鳥驚弓

心寒膽顫

慌忙奪門

逃到街面

南北不分

東西不辨

父子二人

硬被衝散

走到明天

各自不見

紀珍大驚

多多打探

不見父親

淚流滿面

啼喊路旁

難民相勸

只恨日本

作此大亂

骨肉分離

夫妻拆散

無衣無食

這事怎辦

紀珍聽了那些人的勸言，更加悲哀。忽然想起夜來黃叔丈的話來，覺得不應再逃，應該投軍殺寇，報仇雪恥。他立刻收住眼淚，決定從軍，一念之轉，立刻便勇氣百倍，挺起胸膛，一點也沒有逃難的萎縮模樣。恰巧到了河南，遇見軍官學校招生，他立刻便去開封報考。

紀珍挾仇懷恨

投軍要去開封

一路曉行夜宿

討些剩飯殘羹

壯志上冲牛斗

滿腔熱血沸騰

不日開封來到

軍官學校報名

紀珍身體強健

文學算術精通

錄取以後入伍

三月訓練成功

學科術科都好

少尉排長帶兵

開到前線作戰

戰場以上立功

按下紀珍不表

回頭再表紀翁

却說紀善人夜間逃出黃家屯，以爲兒子紀珍，雖在人羣，及至天明一看，並無蹤影，心中十分悲哀。無處可投，只好隨着六衆南下，走到黃河北岸，投入了難民收容所中。

我政府 計劃周

機關設立難民收

家鄉失陷國存留

國家定把難民救

衆難民 無處投

收容所中把身留

穀草鋪又軟又柔

饑寒窩頭管吃夠

住所好 飲食優

思想家園又發愁

財物都被日本偷

思前想後眉頭皺

紀老翁 細尋求

嬌兒紀珍掛心頭

不知可曾把軍投

盼望有個消息透

難民來似流水，紀老逢人便問紀珍消息，那裏有半點影響，過了兩天，難民更多，俱投收容所中。也有朋友相會的，也有父子聚首的，也有探聽真切一家都被炸死的。各種情形不同，各行各業都有。

難民來如潮水

士農工商俱全

有的作過掌櫃

家中富有銀錢

有的文才高尚

學堂正作教員

有的行醫看病

煉製丸散膏丹

抗戰通俗韻文選

三七

許多莊稼財主

廣有車馬良田

鉄匠不再打鉄

不打農具鋤鎌

木匠拋棄斧鋸

不打箱櫃車船

僧道離開寺觀

尼姑捨去院菴

巨業因此停頓

個個困苦顛連

誰使大家如此

日寇罪惡滔天

紀老的許多親戚朋友也都來到收容所中，個個訴苦不止。一位七十歲的白髮老人說道：「我這大年紀，也算經過世變了。從來沒見過日本鬼子這樣不是東西的。從前改朝換帝，改換不了百姓。誰作了皇帝，百姓給誰納糧。現在不可不向了。日本鬼子竟是要把我們連根兒拔。」紀善人惹氣填胸，向大家高聲說道：

日寇殘暴不稀奇

全怪咱們心不齊

他把咱們看不起

把咱當作狗和雞

逼得父子不團聚

逼得夫妻兩分離

這樣深仇難忘記

報仇雪恨莫遲疑

抗戰不分男和女

各盡所能最相宜

青年前線殺敵去

不會放鎗快練習

挖溝救護不惜力

運輸送信無脚疾

誰願報仇咱同去

去打倭寇鬼東西

衆人把話聽完畢

齊說去打鬼東西

誰不去打是草雞

衆難民大家無業，愁恨交加，紀善人一提報仇，大家如夢方醒，知道非打日本不能生存。有的立刻加入軍隊，有的決定去尋別的抗戰工作。單說紀善人前去投軍，司令見他年紀雖老，勇氣甚大，極為嘉獎。派他到鄭州傷兵醫院去作救護工作，院長見紀老者年高德重，便請他担任庶務，經理傷兵伙食。

紀善人服務傷兵院

管火食絕不把錢賺

南方兵他給大米飯

北方兵他給刀切麵

鮮青菜頓頓吃不厭

烹調法天天要改換

衆傷兵人人不抱怨

對紀老個個都稱贊

紀老者立志在抗戰

因年老不能上前線

醫院裏傷兵常見面

見傷兵好言相規勸

勸他們努力加餐飯

靜心養早日復康健

說諸君打仗有經驗

養好了歸隊再去幹

在後方盡力我情願

不流血就得多出汗

這時後方的工商各界，男女學生，都組織了慰勞隊，到醫院來慰勞那些受傷的戰士

。送吃食的，送鞋襪的，替傷兵寫信的，唱歌的好不令人興奮也。

慰勞隊到醫院先把歌唱，唱的是：

戰士流血最榮光。

敵人真混賬，把我們當作豬與羊；

掠奪財寶，焚燬村莊。

勇士保國把敵抗，爲民族受創傷；

你們的血肉，築就城池萬里長；

世界上，愛好正義的人們，齊聲贊揚。

我們送來一雙鞋，一雙襪，一件衣裳，

抗戰通俗韻文選

一包蛋糕，一包糖，還有一朵鮮花，祝你們健康，表表我們心腸。

五千萬壯士上戰場，四萬萬同胞工作在後方。

中國必勝利，日本定滅亡！

紀善人看見那些女學生們都穿着醫院制服，替那些傷兵們裹傷換藥，講故事，寫家信。一個個能吃苦，能耐勞，爲了國家，忘了自己。心中暗想：「有了這種精神，中華民國強盛，易如反掌。」這一天紀善人買菜回院，看見一位女子，年紀不過二十來歲，說話是河北省口音。紀善人心中念道：「這不是黃家小姐麼？」那女子眼睛快，早跑過來，叫道：「伯伯，你老人家怎麼會到此地來了？」

黃麗小姐眼睛明的看見

未過門的老公公

不待善人先開口

趕上前連把伯伯叫幾聲

你在何時來到此

怎麼能來到醫院中

紀珍爲什麼無音信

快請伯伯說分明

紀善人把黃麗仔細相認

又驚又喜眼淚零

只說你們逃漢口

爲什麼在此又相逢

紀珍路上兩失散

直到今天無影蹤

不知他到何處去

說罷長歎好幾聲

黃麗小姐一發愣

不見紀珍心內驚

心中慌亂而鎮靜

連忙安慰紀老翁

抗戰建國是大事

人人恐痛應犧牲

姪女漢口學看護

派來鄭州看護傷兵

青年女子應該服毒 凌遲老伯也在醫院中 紀珍生平懷壯志

我恩定是在軍營 但願早日滅日寇 一家骨肉再相逾

紀善人和黃麗小姐在病院相會，可謂巧極，誰知無巧不成書。正在此時，由前線運到鄧州一批傷兵，其中有紀珍。紀珍進了醫院，入了病房，躺在床。黃麗小姐別了紀老，走入病房給傷兵換藥。猛然被紀珍看見。二人相見，不約而同的都說一聲：「是你呀？」各含眼淚，半晌無言。紀老正給新到的傷兵預備飲食，見有紀珍的名字在內，三步併作兩步，急忙來到病房。一邊是未婚夫婦，一邊是親愛父子，三人心情都是又驚又喜，難以形容。紀珍拉住老父，看看黃麗，收起眼淚，細細告訴經過。

父子夫妻相會

紀珍細說原因

父子雙雙逃難

深夜離黃家屯

不幸路途失散

兇去開封投軍

魯南衝鋒陷陣

殺寇如丘如墳

排長升為連長

戰場小立功勳

盡忠不能盡孝

想來實在傷心

黃麗小姐情影

時時闖入夢魂

只因殺敵任重

大義難顧私親

一夜攻堅前進

鎗彈砲彈紛紛

敵人已被打敗

不幸掛彩發昏

戰死軍人本分

後退實不甘心

得見老父黃麗

口中頭表歡欣

紀老聞聽說道

我兒靜養寬心

自從那夜不見

為父作了難民

國仇又兼家恨

細想怒氣難伸

抗戰多種工作

各方都需要人

抗戰通俗讀文選

四一

因此來在病院

甘願作火頭軍

今日得見兒面

勝得兩萬黃金

有子能把敵抗

老父有臉見人

但願創傷早癒

再去前線死拚

老父我有職務

晚上再來談心

紀善人走後，黃麗拉住紀珍的兩手，含淚微笑，雙臉脹紅。別話不說，急問紀珍傷在何處。紀珍說：「傷在兩腿，並不重要，請你放心。」黃麗說道：「容我看來！」

黃麗打開紀珍綳帶

不由心中一陣恐慌

兩腿之上共有四洞

血肉模糊腫脹骯髒

腐肉生蛆蠕蠕爬動

驚心觸目黃麗悲傷

一邊洗滌一邊盤問

紀珍忙把戰情說詳

追擊敵人誤中流彈

只覺發麻不如受傷

立在泥中等人救護

過了一夜抬到後方

兩天昏迷飲食未進

只覺一身仍在戰場

夢中喊殺常自驚醒

現到醫院料也無訪

紀珍說的不錯，在醫院有醫生天天用心診治，有黃麗時時用心服侍，又有老父早晚前來撫視，傷口漸平，新肉漸生，紀珍的精神一天大似一天，以後是紀珍復原，再度出征殺敵，黃麗到前線上去救護傷兵，紀老仍在後方服務。只等倭寇蕩平，重回故里，他二人方才結婚。此是後話，暫且不提。這段奇巧會，到此為止。

這段故事本意 諸君再聽端詳 日本欺欺怕硬 越躲越便遭殃 見羊他便是虎

遇虎他便是羊 禮義好待君子 武力對付豺狼 同胞一齊抗戰 日本必然滅亡

日皇愁

日皇帝坐深宮心緒不安
佔中華四省地並未費難
軍閥們到滿洲去把事管
硬說是爲日本開發富源
衆百姓受壓迫已成習慣
這些事瞞不過老臣西園
到前年七月七蘆溝橋畔
老西園對此事有言在先
最好是叫中華常起內亂
要靠那同盟社多造謠言
滅中華萬不可一口吞嚥
小近衛忙搖頭連說不然
現如今已經是弓上搭箭

思想起國家事好不慘然
人人說我日本吞了炸彈
俱都是爲自己奪利爭權
衆軍閥和財閥腸肥腦滿
雖然是心懷恨口不敢言
那一日老西園進宮朝見
軍閥們與中華又啓戰端
他言說我日軍難操勝算
國際上要叫他孤立無援
內地裏多派些秘密偵探
要把他當桑葉日本作蠶
他言說憑外交來得太慢
又好比要放槍拉開了栓

何容

七年前九一八瀋陽事變
果然是費經營賠了本錢
財閥們去投資要把錢賺
三島上衆百姓增加負擔
寡人我並沒有千里之眼
他把那滿洲事言講一番
那時節小近衛前去求見
倒不如辦交涉兩下周旋
他言說這些事並不難辦
都市裏要多設特務機關
老西園把此語講說一遍
打一仗把中華一口吞完
既說打又不打顯見太輕

豈不是說大話又使小錢
總不如打一仗威風纔顯
這件事我近衛敢寫保單
老西園聽此話連把氣欺
而今的新中國不比從前
倘若被逼中華素和言戰
他也曾多少次發表宣言
這一次必然要長期抗戰
四萬萬中國人怎能殺完
在各地發動了游擊巧戰
沒力量再到那鐵路兩邊
遠征軍最怕的是兵力分散
外交上又沒有國際聲援
更須知我日本財力有限
既知己又知彼要顧周全
到而今這些話果然應驗

這件事要丟盡日本破面
叫中華把膝屈頃刻之間
西園公你不信打給你看看
叫一聲小近衛且聽我言
十年來受屈辱埋頭苦幹
那正是把蛟龍趕到水邊
中國人要拚命一切不管
說不定就要打三載五年
這一仗一定是全面開展
游擊隊義勇軍散在民間
我日軍越深入越有危險
要集中又難保後路安全
世界上對日本全無好感
這一筆作戰費難以負擔
老西園和近衛一番爭辯
這一仗真不知打到那年

國際間受恥笑實在難堪
這一仗頂多是三月為滿
打勝了中華國你也喜歡
你更要把中華過於小看
至爲了應付這最後一關
中華國有倔強態度明顯
他肯肯爲玉碎不爲瓦全
論武力他也有雄兵千萬
中國的老百姓全體動員
縱然是佔了他交通路線
怕只怕落一個進退兩難
軍事上我不利難而易見
遠處有英法美近有蘇聯
這些事你應該先有計算
怎奈那小近衛不聽此言
這才是陷泥中不能不幹

好一比騎虎易下虎作難
加賦稅全買了飛機砲彈
三島的衆百姓叫苦連天
宣傳得衆百姓起來反戰
被拘捕入牢獄無處申冤
我日本雖說是君主立憲
寡人我作皇帝空把名擔
爲國事愁得我吃不下飯
那軍閥和人民結下仇冤
又不能學白俄去賣地毯
聽來了新故事咱們再編

揚州遇妻

林舒

惡風命鴿萬物生，
天然美景春光好，
日本軍閥驅百姓，

三個月滅中華不會交卷
全不管過日子柴米油鹽
衆百姓對軍閥早就懷怨
今日捕明日逮數有萬千
又蒙那衆皇軍死傷無算
國家事從來是軍閥專權
軍閥們一個個性蠻悍
爲國事愁得我不得安眠
倘若起革命國家改變
只好是到非洲去賣仁丹

倒叫我衆百姓苦受熬煎
爲侵略斷送了生命財產
更有那知識界暗地宣傳
反戰的衆百姓都是良善
提起來寡人我心內發酸
國家事全由那軍閥包辦
欺寡人壓百姓無法無天
那軍閥給日本惹下禍患
怕只怕衆軍閥無處可鑽
表不盡日皇帝深宮自歎

抗戰通俗韻文選

今天不將別的表，
這宮穀家住日本長崎縣，
都只爲日本軍閥逞蠻橫，
在日本三番五次把兵關，
新婚的恩愛夫妻分兩下，

四五

日本兵到處殺害老百姓。

到後來輾轉來到安徽境，

桃李爭豔草色青！

人間慘瀟戰血腥！

送到中國做犧牲！

說一說宮毅一郎自殺在那揚州城。

縣城裏神保町內有門庭。

想把中國全滅清！

這宮毅別母拋妻登了程。

到中國開赴前線打衛鋒。

這宮毅強姦過中國婦女三百零三名。

淮河兩岸大交兵。

小日本縱然器械好，

日本兵成千累萬陣前死，

他思想：「年歲不大二十六，

萬里關山在國外，

越思越想越悲痛，

抬頭看却原是日本救護隊，

送到醫院發傷好，

宮毅傷好能行走，

轉眼一想：「我傷口好了不算完事，

說不定又要上前線，

過了一日少一日，

在前方我強姦婦女多多少，

聽說左衛門設立着「日本軍人慰安所」

怎奈我健兒打得兇！

這宮毅大腿受傷難動行。

莫非就此喪了生！

我死後老母嬌妻如何生！」

忽聽耳旁有人聲。

攙起他兩隻胳膊放在担架中。

這醫院就在揚州城。

不由自己喜心中。

打算回家萬不能！

說不定今日活來明日犧牲！

得樂且樂免受苦情。

到這裏還沒嘗過這種風情？

美貌的中日姑娘在其中。

化錢不多供玩耍，

宮穀去嫖娼妓，

猛然抬頭用眼看，

門前掛着木牌一個，

那便是『日本軍人慰安所』，

挺直胸脯走進去，

也有大來也有小，

從中挑揀人一個，

得意洋洋回醫院，

揚州本是個名勝地，

這宮穀不觀美景倒還罷了，

都只爲他出國至今八個月，

想起了老母與夢，

何不前往去調情？」

轉灣抹角往前行。

好一座三層洋房真威風！

七個大字寫得清。

宮穀一見笑盈盈。

看見了許多女花容。

一個個粉面紅頰語鶯聲。

一直調笑了兩點鐘。

早把那自身苦痛忘個清。

山水花草樣樣精。

觀見此景愁悶生！

從沒有接過家庭信一封。

不禁淚流眼圈紅！

連隔三天沒出醫院，
猛然起新勝街有個『高等軍人慰安所』，
是是是來對對對，
路東便是『高等軍人慰安所』
全都是日本姑娘東洋貨，
這宮穀站定一旁仔細看，
前影兒好似姜秋子，
轉回頭思一思來想一想，
我的妻她本是良家婦女，
莫非我是在做夢？
用手兒掏出夾片仔細看，
這宮穀心頭主意定，
一切手續辦理好，
愁眉不展悶氣生。
我不妨再去開懷暢心胸！
邁步來在新勝街中。

踏進門去觀個清。
哇啦哇啦家鄉音聲。
見一位美女面前行。
後影兒好似秋子妹妹女花容。
真來奇怪事一宗。
萬難到此賣弄風情？
莫非我是發了瘋？
頭上脚下一般同。
決計要挑選這位女花容。
叫茶房開房間燈下問分明。
找定房間第七號，
宮穀一見果然是秋子，
說是「疑惑是你果然是你，
你怎麼來到中國地？
秋子一見不免一怔，
哭罷多時忙問道：

別後之事一言難盡，
自從你出征一去無音信，
那一日縣衙門裏將我喚，
他教我來到中國慰問你，
因此上拜別婆婆到國外，
強迫我陪着皇軍來作樂，
可憐的老母幼孩無人照看，
進來了那位女花容。
兩眼不覺血淚零。
我們真不是夢中逢。
你怎麼離開了美家？
羞愧難當放悲聲，
「你怎麼能來在揚州城？
一肚子委屈請你聽！
想丈夫想得我夜不睡覺，
不甯！
說這是：我的夫在中國做官並未當兵。

抗戰通俗韻片選

我滿口允許笑盈盈。
又誰知羊入虎口反把我送到籠子中！
要不然皮鞭子打的我血流紅！
可憐我清白身體受欺凌！
我早想一死尋自盡，
秋子說話珠淚滾，
宮毅遇把愛妻叫。
我問你：「母親姊妹他們可好？
秋子說：「自從你被徵出國後，
奇捐雜稅多又重，
咱們那個紙煙舖，
母親姊妹在底下，
我離開家庭三個多月，
現在她們怎麼樣，
這宮毅聞聽此言悲又憤，
說什麼中國人欺負咱日本，

說什麼道兵中國官傳王道，
還盼着見你一面訴苦情？
抽抽噎噎哭不停。

未曾開言放了悲聲！

衙房鄰舍什麼情形？

家裏邊一天比似一天窮！

老百姓傾家敗產把門封！

只因爲欠債過多充了公。

只靠着拆洗衣服度殘生！

從來沒有音信通。

爲妻絲毫不知情！

罵一聲：「『閹害人精！

說什麼中國野蠻不通人情！

說什麼替日本民衆造福星！

騙得我替你們軍閥來打仗，

可恨可恨真可恨，

夫婦倆緊緊坐在一處，

說了二遍又一遍，

秋子連問怎麼辦？

他言說：「四外都是天羅網，

無力救你難自救，

秋子閉聽開言道，

「我雖是女子不願受辱，

依我說你且回到大營去，

男子打仗老婆作娼妓，

你只管去不要再管我，

宮穀閉聽連說好，

騙我妻充當妓女受欺凌！

害我全家好苦情！」

抱頭痛哭好傷情！

耳邊廂金鑼報曉叫幾聲。

這宮穀想了又想把話明。

要想逃脫萬不能！

咱不如一同尋死了此生！」

聲才又聽下情：

你是個男兒莫輕生，

告訴同營衆弟兄，

教他們評理看看通不通，

報仇雪恥各自伸冤情。」

別去嬌妻回大營，

見了伙伴羞滿面，

他言道：「我與秋子鴛鴦配，

自歎勢孤難雪恨，

日本軍閥爭權利，

骨肉離散難相見，

逼着咱女人作娼妓，

願衆弟兄齊奮起，

衆日兵聞聽此言恍然大悟，

抗戰通裕韻文選

野心想把中國併，

驅俺百姓來送死，

俺再不作大冤種，

當此時恰有軍官來巡視，

宮毅一見氣難忍，

細說從頭眼淚零，

被驅出國巧相逢，

因此敬告衆弟兄！

拿咱百姓做犧牲，

汪洋大海分西東，

仇人並非中國兵，

剷除軍閥息戰爭！」

高聲罵日本軍閥害人精：

無緣無故動刀兵，

逼俺女人把娼妓充，

俺再不受你欺瞞。

五

嗚嗚嗚嗚抖威風，
抽出利刃向前衝，
同伴吶喊齊下手，
打死軍官還不算，
一營日兵主持正義，
派來倭兵整有一萬，
一個一個都殺死，
可憐宮毅和秋子，
其他的倭兵見此慘案，

漢奸自歎

佗陵

剛才謝大玉唱了一段梨花大鼓，唱得是「敏子修書」，聽了真叫人掉淚。你想想：日本鬼本來也都是有家有業的，被他們的軍閥拉去當兵。人是早已成了尸灰，太太在家裏還殷勤寫信，盼望他早日回來，夫妻團聚。真個是：「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現在她唱完了，叫她到後台歇息歇息。換上學徒來，伺候列位明公一段墜子書。今天唱一段甚麼呢？唱一段河南的實事，叫作「漢奸自歎」。打起鼓板，開唱一回。

這一回日本兵揚州遇妻成慘案，
幫着宮毅下絕情，
飛機場子彈庫一齊火燒紅，
日本軍閥心更狠兇，
重重包圍那一營兵，
屍骨如山江水紅，
雙雙死在軍閥手中，
口不敢言怒氣滿胸。
日本人反戰的情緒日日增。

時海東征隱氣豪

胸襟星斗貫龍鱗

太平奏凱歸來日

麟閣功勳姓字標

上場來四句殘詞這罷，且把正書說上一回：

四言詩道罷言歸正傳，

且把那殘書表上一番。

東漢殘唐聽得厭，

編一段新調說漢奸。

漢奸本貫是新鄉縣，

土生土長有田園。

漢奸年長三十歲，

身不勳勝不搖游手好閒。

二十六年來了倭寇，

飛機大炮到了邯鄲。

打過了彰德來到淇縣，

新鄉不遠就在面前。

大家小戶都逃難，

抗戰通俗韻文選

猶男抱女東跑西顛。

漢奸這裏不怠慢，

舅父家中去把身安。

舅父家住鄉封州縣，

十年以前作過軍官。

自從北伐沒了官做，

扎嗎啡抽白面外帶抽大烟。

漢奸一家來避難，

大小五口亂團圓。

炕饅甜湯還有芝麻，

只吃得舅父眼發藍。

日月穿梭真似箭，

轉眼臘月二十三。

五三

祭罷了灶王忙年飯，
糊裏糊塗過了新年。
這一天舅父抽罷白面，
就把漢奸叫到跟前。
開言便把外甥叫，
叫聲外甥要你聽言。
你今年長三十歲，
身不擔担手不提籃。
英差在世要把錢賺，
就不枉陽世三間走一番。
現如今中國過了劫難，
該着那日本軍來坐江山。
只說日本軍多慈善，
當一回嚮導就給洋錢。
我們倆財星該着發旺，
何必株守在家園。

東莊的李伯伯現在鄰縣，
維持會作會長也算高官。
西村的徐叔叔窮的沒飯，
三着兩晃作了縣官。
黃金偏地須要人找，
天上掉餅難上難。
我今修書把你薦，
李會長那裏碰碰機緣。
倘遇到日本軍垂了青眼，
甥舅二人平地登天。
漢奸聞聽心中盤算，
不由得一陣喜上眉尖。
舅父的金言甥遵命，
且到那維持會看機緣。
二月新紫花似飯，
漢奸登程一溜烟。

遞卷簾，料來得好快，
維持會不遠就在面前。
紅日旗一面在城樓上掛，
有幾個倭兵把守門邊。
未到城門一聲斷喝，
明晃晃槍刺指在胸前。
有幾個僞軍來搜檢，
過身上下搜了個全。
這個說鐵鎖要留在城門外，
那個說進城不許帶銀錢。
漢奸祇剩下一件，
才把來由說了一番。
好容易挨到了維持會，
央求傳達把話傳。
等夠了多時說傳見，
大堂以上見新官。

抗戰通俗韻文選

李伯伯看來好面善，
只不知爲甚麼不敢開言。
大堂上坐定了人兩個，
氣煞薰天好不威嚴。
李會長躬身忙請示，
兩個倭奴把頭領。
會長傳言你且住下，
三日之後聽回言。
在會中住了三日整，
這一天門外鬧聲喧。
人喊馬嘶亂成一片，
刺刀皮鞭響連天。
李會長傳令說站隊，
一轉身形往外翻。
馬褂藍袍穿得齊整，
拱手低頭站在道邊。

眼前來了幾匹馬，
馬上的軍官服色鮮。

攪好低聲問動務，

原來是倭軍少將叫杉田。

若問杉田怎麼打扮，

聽我從頭說一番。

黃色軍帽頭上戴，

一箍金線帶着紅邊。

黃色的軍服厚呢做，

一根皮帶繫腰間。

長筒馬靴黃又笨，

白色手套握着鐵拳。

左膀拖拉着東洋劍，

一根手槍在右邊懸。

大口濃眉來勢不善，

兩撇鬍鬚像仁丹。

來到了門前翻身下馬，

一把拉住了這位新官。

假意周旋面帶笑，

「阿里阿朵說了幾番。

大蹺着皮靴朝裏走，

來到大堂坐中間。

會長一旁垂手站，

杉田有話便開言。

幾哩咕嚕說了一串，

通事在旁把話翻。

少將給你三天限，

趕快組織特務機關。

特務隊長要精明幹練，

還要忠實的好兒男。

會長答言說有有有，

扭轉頭來叫漢奸。

爽快前來參見少將。

大人見喜立刻升官。

同韓身形把漢奸來贊，

這就是忠誠的好青年。

杉田起身忙握手，

「油婆面油婆面」說了幾番

通事一旁忙傳譯，

少將有令要你聽言。

委你管南路特務隊，

大隊長職務不非凡。

支那的軍情要你刺探，

支那的軍隊要你惑煩。

每隔三天來報告，

軍情地理寫周全。

你舅父派爲總隊長，

甥舅二人一起爲官。

抗戰通俗讀文選

先給你百元辦公費，
將來還賞鴉片煙。

漢奸隨頭如揭算，

辭別了少將轉家園。

見了舅父細說一遍，

舅父聞聽喜笑開顏。

甥舅二人不怠慢，

急急忙忙組織漢奸。

三天一報軍情書，

每月來領賣國的錢。

流水光陰催人老，

夏去秋來過了半年。

報告報了七十次，

日本人對他也喜歡。

按下了漢奸且不表，

再表表漢奸的舊家園。

他母是後娘多惡毒，

他的妻米氏女美而賢。

他的妹環英雙十歲，

閨中待字女嬋娟。

小弟弟增生年紀淺，

大衆罵他整十三。

舅母所生兩個女，

一叫大蓮一叫二蓮。

自從甥舅離家後，

婦孺七口守田園。

寶指望發財回家轉，

又誰知殺身禍就在眼前。

那一天八月二十風和日暖，

村外一陣鬧聲喧。

大隊的倭軍開到鄉縣，

大小村莊紫雲煙。

舅父家本是深宅大院，

四十名倭寇往裏鑽。

領隊的倭奴能說華語，

拉住了舅母把令宣。

快快搬柴燒火做飯，

預備溫湯洗澡間。

有好的花妞找幾個，

慰勞皇軍散心田。

舅母一見吓黃了臉，

大人老爺喊連天。

要吃要喝給你備辦，

要找花妞難上難。

怒極了倭奴抬起腿，

把舅母踢倒地平川。

二蓮門聲出來看，

聞房內奔出了小大蓮。

米氏環英渾身打戰，
找一個柴禾柴往裏鑽。
倭奴一見紅了眼。
餓虎撲食趕上前。
這一個拉住了米氏女，
那一個抱住了小大蓮。
環英轉身剛要跑，
一槍托打倒在地平川。
二蓮年輕胆更小，
跪在當陽叫老天。
倭奴一齊發了獸性，
拖拖拽拽進了房間。
四個花殺雞豬的賊，
倭寇進房又把門關。
舅母一見吓掉了胆，
後母聞聲心似油煎。

抗戰通俗讀文選

跪倒流平苦哀告，
大人饒命喊連天。
領隊的倭奴冲冲怒，
罵一聲亡國奴要你聽言。
你家男做特務是皇軍奴隸，
你家女慰勞隊分所當然。
你再敢抗皇軍不知體面，
立時刻刺刃下命染黃泉。
老婆子一聽抖了胆，
破口大罵狗賊男。
老身今天閉了眼，
那怕你洋槍下一命捐。
站起身形朝前奔，
咚裏哆嚙奔了屋前。
猛聽得屋門開了兩扇，
一羣倭寇往外竄。

這屋裏拖出了環英女，
那屋裏抬出了小二蓮。
米氏大蓮拉出當院，
只見她衣服不整氣慄慄。
老婆子一見悲聲放，
我的兒我的肉我的心肝。
耳邊隔又聽得一聲慘叫，
一槍刺扎死了小二蓮。
米氏環英在地上滾，
撲撲兩刀命染黃泉。
只有大蓮死得苦，
四個月懷胎不周全。
老婆子一見一聲喊，
抓住了倭寇死糾纏。
打腦撞頭要拚命，
怒瞪了倭寇逞兇殘。

一腳踏在流平地，
刺刀一舉命歸陰間。
六條死尸拋在當院，
一聲口令出了莊前，
運走了煤炭和米麵，
還扶走增生小兒男。
出得莊來一把火，
只燒得片瓦無存一股烟。
不言這漢奸家中遭了橫禍，
回頭來表一表劉玉山。
他本是漢奸的姨表弟，
人材一表有心肝。
游擊隊中當隊長，
要把那倭寇趕出關。
事機不密有了失閃，
被逮遭擒送與杉田。

受盡非刑要問斬，
這邊廂驚動了老漢奸。
央求了李徐兩奴隸，
星夜飛奔去見杉田。
也是那忠良有好報，
半夜裏脫逃了劉玉山。
杉田聽說沖沖怒，
蘇繩綁起了三個漢奸。
一邊打來一邊問，
罵一聲亡國奴要你聽言，
我皇軍把你們另眼相看，
絕不該裏應外合惹禍端。
你本是中國人反把國賣，
全不想你祖先葬在中原。
我皇軍利用你本是走狗，
吃罷飯不看門裏鉤外連。

似這等反覆無常真正賤，
有人飯給你吃實在太冤。
叫過來兩旁的刀斧手，
一刀一個結果完。
三個屍身拉出當院，
無情烈火把他燬。
這才是人財兩空白送命，
死無有葬身地遺臭萬年。
不言這老漢奸死得慘，
回頭再表小漢奸。
這幾天他正在渭孟兩縣，
刺探軍情把報告攢。
葉落秋深看看九月，
猛然問本村人又把信傳。
甥舅兩家遭了大難，
闖家老小命喪黃泉。

你舅父老漢奸死得慘，
李伯伯徐叔叔也把命捐。
漢奸閉聽心搖胆戰，
好一似水燒頭刀刺心尖。
實指望當漢奸官高爵顯，
又誰知這倭奴毒辣心肝。
看起來現天良沒有好報，
有甚麼狗顏面去見祖先。
倒不如強石頭尋個自盡，
猛然間思想起未免太冤。
有國難和家仇全都未報，
七尺軀尋短見怎對皇天。
對不起繼母娘環英小妹，
對不起米氏女結髮嬋娟。
對不起舅母娘請鎮老邁，
對不起爾姪妹大連二蓮。

對不起小增生無有下落，
對不起半年來陷害忠賢。
咬緊牙根雙腳蹣跚，
不殺盡倭奴不回還。
月落星稀剛夜半，
溫縣逃出了小漢奸。
改裝易服巧打扮，
裝一個叫化子渡過河南。
渡過黃河來到鞏縣，
在黃昏偷渡過虎牢關。
關海沿途風沙磨，
來到了鄭州城暫把身安。
有漢奸到鄭州下了小店，
身無衣腹無食手內無錢。
這才是有家難投有國難奔，
孤燈獨對好心酸。

聽離樓打罷了一更鼓點，
一雙熱淚落胸前。
萬種愁腸千般悔恨，
舉目無親對誰言。
聽離樓打二更星回斗轉，
月移花影上闌干。
我好比夢中人醒了春夢，
還有那夢未醒許多漢奸。
我何不寫封書把他來勸，
現成的好榜樣就在目前。
聽離樓打三更惡風撲面，
有漢奸鋪紙修寫書篇。
上寫着拜上多拜上，
拜上報館主筆高賢。
我本是好國民素稱良善，
萬不想在新鄉當了漢奸。

抗戰通俗韻文選

天昏了七月終，
全家大小不周全。
奉勸國民把國愛，
漢奸的下場苦過黃連。
下款寫「該死人」百拜上，
要想寫真名姓實在無顏。
聽離樓打四更過了夜半，
漢奸的書信寫周全。
封好了信封人困倦，
離樓又報五更天。
出了店門沿街轉，
要到郵局把信傳。
猛聽一陣人聲亂，
原來是游擊隊轉回邊。
爲首的隊長騎大馬，
却是表弟劉玉山。

漢奸一見羞紅了臉，
找個地縫往裏鑽。
一樣的堂堂男兒漢，
他做人我做狗好不心煩。
扭轉身形城外關，
到不如跳黃河把命捐。
眼前發黑腿一軟，
咕咚栽倒地平川。
這才是有錢難買後悔藥，
一失足千古恨抱憾終天。
我一言唱不盡漢奸自欺一個小段，願列
位齊心抗日留芳萬年。(二)

B16
\$50.00

801
32/070
(1)

非賣品

0000

